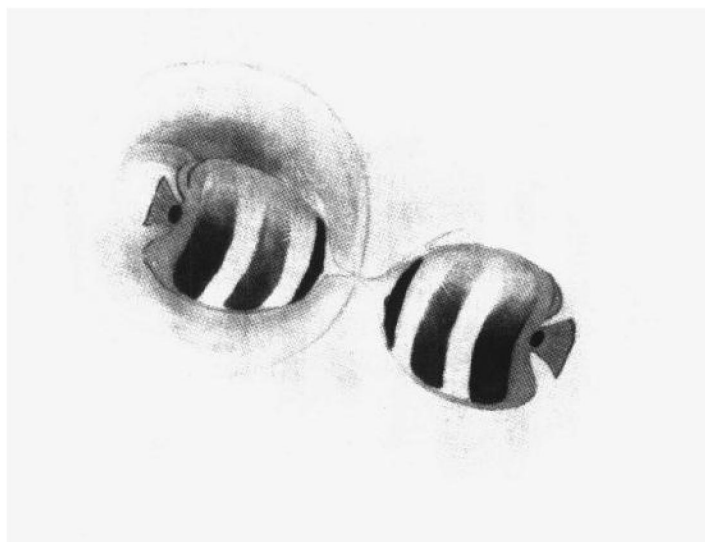


1

生活智慧篇



小惠与牺牲

这个故事源于《孟子》。

战国时候，孟子泛观当时的各国都致力于合纵或连横，置战争为第一，以致造成兵祸连连、生灵涂炭，因此他便周游列国，试图用他的思想来改造国君们的主张，以改善这种好战的风气。

其中，梁惠王就是位好战的国君，往往为了一点芝麻蒜皮小事就兴兵作战。有一次，孟子来到了梁国，会见梁惠王。惠王问道：“对于理国及政事，我总是竭尽心力。河西收成欠佳，又有饥荒，我就将该处灾民迁移到河东，并且将河东的粮食调配河西，若河东也如此的话，我也依样办理。在我看来，邻近的君王未必同我如此爱护百姓，但是为何邻国的百姓不见减少，我国的百姓也没有增加呢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既然大王偏爱打仗，那么不妨拿打仗

做个比喻吧！当两军作战时，战鼓乍响、兵刃相接，战败了的，总难免丢盔弃甲、匆匆逃逸，而在那逃跑的士兵中，有的人跑得快，也有的人跑得很慢。假设有位士兵跑得较慢，只跑了五十步，看那前面的士兵跑得快，跑了一百步，便取笑别人贪生怕死，称不上是英雄好汉，不若自己胆量大，对于敌人的追击，毫不畏惧。你说他这样对吗？”梁惠王听了说：“当然不是啦！那士兵只不过是因自己跑得慢，落后了人家五十步，他说的那些话只是自圆其说罢了。”

孟子接着又说：“既然大王明白了这个道理，那么你的疑问就不成问题了。虽然你在小处给人民多一些关爱，但是你爱好打仗，每一次交战都造成百姓成千上万地牺牲，这与邻国相比较，不正是‘五十步笑百步’吗？”

一次致命性的错误，足以毁坏之前所做的努力，功亏一篑。

手足亲情

三国时代，曹操及其儿子曹丕、曹植都颇有文学造诣，是当时文坛上的领导人物，而曹操更掌握了汉朝王室的军政大权，汉献帝不过是一个傀儡。

曹操死后，大儿子曹丕继承了父亲的职权，更加明目张胆地谋夺汉室的王位，不但废汉献帝为山阳公，自己还做起皇帝，即位为魏文帝。当时曹植的文才比文帝更胜一筹，而做哥哥的眼见弟弟在文学界上颇受推崇，同时也深得民心，为百姓所爱戴，因而心生嫉妒；多疑的他甚至惟恐曹植篡夺帝位，所以就想乘机杀了他。

有一次，曹植晋见哥哥曹丕。曹丕因为想妄自降罪于他，达成杀害他的愿望，于是便对曹植说：“你的文学才略很好，文学界中，人人都推崇、赞美你，现在我要考考你，限你在走过七步以内，作出一首诗来，

不然的话就是抗命 我就可以把你定罪。”

曹植明白哥哥的用意，因而马上吟出：“煮豆燃豆箕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”

全诗的意思是，燃烧豆茎（箕是植物的茎）来煮豆，而豆被煮得在锅中哭泣，豆和豆茎本就是同根生出的，为何要煎得那样急迫呢？曹植在诗中暗喻豆和豆箕就像兄弟一样，而用豆箕来煮豆，就好比兄弟互相迫害。

魏文帝听到这首哀伤、沉痛的诗，不禁萌生手足亲情，因而打消了杀他的念头。

培根说：“什么都想比别人高强的人，最易嫉妒。”

真正的勇者

汉武帝时，将军李陵曾带领部队深入匈奴境内。由于李陵的骁勇善战、士兵的士气高昂，故而所向无敌。当捷报传入朝廷时，武帝非常高兴，大臣们也都乘兴祝贺皇帝的英明、知人善任。但后来李陵不幸战败投降，武帝异常愤怒，原来的祝贺大臣又反过来责备李陵的过错与不忠。然而惟独司马迁在一旁不吭声，武帝问他的看法，他便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李陵只有五千步兵，却能与匈奴的八万骑兵相抗衡十几天，并且杀伤了一万多人，可说是个了不起的将军。现在因为箭尽粮绝、归路被截断而停战，这是在伺机报国，他的功劳仍旧可以弥补他的失败。”

武帝见他为李陵辩护，又间接讽刺皇上的近亲李广利正面进攻匈奴的昏庸无能，怒而将他下狱。次年，谣传李陵为匈奴练兵，武帝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李陵

的母亲和妻子处死。而廷尉杜周为了迎合皇帝，竟诬陷司马迁有欺君之罪，使司马迁被施予既残酷又耻辱的腐刑。司马迁遭受这般摧残时，真痛苦地想要死去，但是仔细思量，像他如此地位卑微的人死去，在一些大富大贵的人士眼中，不过是“九牛亡一毛”，非但无法博得同情，反倒遭来耻辱，因而他咬紧牙根，忍受耻辱，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完成了《史记》的巨著。

古人说，有大勇之人方有大智，司马迁便是这么一个人；因为他了解在当时所处的年代里，像他这样没地位又没名望的人死了，比死条狗都不如，是以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活下去，最后得以完成了空前伟大的历史名著《史记》。

培根说：“灰心生失望，失望生不信，不信生失败。”要迎向人生的困境，勇气绝不可失。

模 棱 两 可

唐时，苏味道二十岁时便考取进士，官拜吏部侍郎。其后武则天做皇帝，又封他为宰相。为了维护并且巩固自己的名利和地位，苏味道凡事总不得罪他人，遇事不说对，也不说不对；这样办可以，那样办也行，从不明确表白自己的意思和主张。所以在他上任的几年内，吏治和军事都不见重大的创建与改革。

有一次，有人问他为何他的为人处世态度是如此。

他世故地一笑：“我一直以为做任何事情，最好不要做任何明确的表示和主张，那么万一发生错误，自己也就毋须负有责任了，所以凡事只要模棱以持两端就可以。”

生活的智慧，有一半来自于接受挑战所获得的经验。不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负起责任的人，是懦弱的表现。

威武不能屈

唐末五代时，有个名叫王彦章的人，他在年少时即追随梁太祖朱温南征北战，立下许多的汗马功劳。太祖死后，他继而辅佐末帝朱瑱，四处征讨，以巩固梁朝的地位。

那时梁朝的大敌是晋国，而王彦章在对晋作战中有过两次失利，这使得那些嫉恨他的人得以乘机免掉了他的兵权，然而不到半年的光景，梁朝的一些重要地方都被占领了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王彦章才再次受到重用。

王彦章非常地尽忠，而且尽全力奋勇杀敌。不幸的是，在一次战役中，因他的战马受伤，再加上他也身受重伤，因而被晋人活捉。

晋王见到王彦后，便道：“你曾说我是个小孩儿，现在你可该服我了吧！久闻你善于带兵，何以不守住

兖州呢？”

王彦章回答说：“大势已去，这并非我的智能所能预料的。”

晋王打心里疼惜他的勇敢，一面亲自为他敷药，并且让他好好地养伤，另一方面又派人劝他投降。然而，王彦章却对劝他的人说：“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凡夫俗子，与贵国抵抗了十五年之久，如今兵败被抓，理应死的。世间哪有人为臣子或做将领的人，白天替梁朝做事，晚上却为晋国服务呢？如果能够求得一死，这已经是很荣幸的了。”于是，王彦章就这么为国捐躯了。

王彦章早年的时候，曾对邻里说过“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”的话，而他忠贞的英名，始终流传于后世。

勇敢的人格、高尚的品德，是从实际生活中锻炼出来的。

四两拨千金

孔融，字文举，为孔子的二十世孙，从小就颇富奇才，尤其善于辞令，是东汉时期，北海有名的博学之士。十岁时，跟随父亲到京师。当时的洛阳河南太守是极享盛名的李膺，他自命不凡，若非名人造访，是不愿轻易接见的。

年仅十岁的孔融，竟大胆地拜访这位太守。他来到府前，对守门的人说：“我是李太守的亲戚，麻烦通报一下。”之后，太守接见了，问他说：“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？”孔融答道：“我的祖先孔子与你家祖先老子有师资之尊，因而我也可以算得上是你的世交啊！”当时有很多宾客在座，李氏与其他宾客对于孔融的话，无不感到惊异。

其中有个中大夫陈韪来迟了些，在座的宾客便将孔融的话做了一番转述，于是陈韪便信口说道：“小时

了了，大未必佳。”聪颖的孔融即刻反驳他说：“我想，陈大夫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喽！”就这样，陈韪被他的一句话难倒了。

良好的资质若缺乏后天的学习，也无法发挥大作用。

彰显正义

春秋时代，卫庄公去世，由公子完即位，是为卫桓公。因为桓公软弱无能，使得一向很有野心的公子州吁决定篡位自立。

州吁从小骄纵惯了，不务正业，成日只知吃喝享乐。他打算自立为王时，便与石厚设计，在为桓公送行中，用刀将他刺死，然后再宣称桓公是急病突发致死，因而由他来继承王位，且封石厚为大夫。

其实卫国的老百姓心里都明白，桓公是被州吁害死的，因而感到十分愤慨，便商议着要派人到洛阳将此事禀报周王。州吁非常着急，便把石厚召来，商讨如何稳定民心，石厚想了一下，便道：“当年我的父亲在朝为官时，德高望重，现在虽然退居家中，声望犹在，若能请他老人家出面，我想大家一定会听他的，那么您的君位也就巩固了。”

石厚的父亲石碣原本是卫桓公的重臣，因为不满儿子的所作所为，所以告老还乡。

石碣知道儿子与州吁二人弑君的凶行，正苦于没有机会来惩罚他们，今见儿子石厚来问，心中便有了一个计谋，于是便对石厚说：“诸侯即位须经周王的许可，如果周王没有异议，那又有谁敢不信服呢？”石厚问：“话是不错，那么要如何才能得到国君的许可呢？”石碣想了想，答道：“陈侯得宠于周王，而且和我们的交情也不差，如果你们能获得他的协助，只要他在周王面前美言几句，相信周王一定会答应的。你可以陪同新君前往陈国，当面拜托陈侯，让他先向周王游说，那么只要周王答应，也就不成问题了。”石厚将父亲的话转告了州吁，两人大喜，立即备妥礼物，赶往陈国去。

石碣知道他们俩一定会去陈国的，因而暗地里捎了一封信给他的好友陈国大夫子鍼。信的内容是：

“卫国不才，出了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，这些全都归咎于石厚及州吁，我已年迈，无力将他们治罪，只好用计让他们上贵国去，烦请你本着正义，将他们治罪，替卫国除害。”

石厚及州吁来到陈国，由大夫子鍼负责接待，双方约在太庙相见，但他们一到门口，却见一块牌子写着：“不忠不孝者，不得入内。”他二人一愣，便问子鍼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只见子鍼若无其事地回答：“这是敝国的规矩。”他二人才放心入内。

一进庙堂，石厚及州吁就被子鍼派人捉住。后来卫国派右宰丑赴陈国杀了州吁。至于石厚，大家都看在石碚的份上，本欲从轻处置，但石碚却说：“这小子不忠不义，留他何益。”于是命管家孺羊肩把他杀了。

不为私情而掩饰罪恶是为正义的表现。

挽 救

战国时，楚国一位大臣庄辛有一天对楚襄王说：“您在宫中，左边是州侯，右边是夏侯，外出的时候，又有鄢陵君及寿跟君的跟随，看您成日与这四位专门贪图享乐，却弃国家于不顾的人在一起，楚国恐怕就要灭亡了。”

襄王听了，极为不悦地骂道：“国家明明就是太平无事，为何要口出此言，迷惑人心呢？”庄辛答说：“我总觉得事情终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，虽然目前尚无任何危险，然而若您一直宠信这些人的话，楚国定会灭亡。请您允准我避居赵国，观看事情的究竟。”

果真，庄辛才到赵国五个月，秦国便出兵攻楚，襄王也被迫流放阳城（今河南息县西北）。

此时，襄王才忆起庄辛的话不假，于是赶忙派人找他回来，看他有何对策。